

# 2011

雷鸣的瓦  
在摩耶精舍读张大千  
我迁徙的故乡 招手  
于瞬间决定我生命的方向  
在史铁生追思会上  
溥先生的杖头小手卷  
太姥山志 雨中桃花源  
三个电话的期待 铁匠铺  
怀念红狐 叶的骨骼  
海雾飘飘  
生与死的对视 酒话 开灯  
黄昏恋歌 路 一山佳茗

# 精短美文



2011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王剑冰 选编

2011

2011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YZLI089011251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 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 王剑冰 选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12.1

ISBN 978-7-5354-5512-3

I. 2… II. 王…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562 号

责任编辑 : 毛 娟

责任校对 : 陈 琪

封面设计 : 徐慧芳

责任印制 : 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 430070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电话 :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 : 027-87679300 )

http://www.cjlap.com

E-mail :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开本 : 70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1.5 插页 : 1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300 千字

---

定价 :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举报电话 : 87679308 87679310 )

(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2011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精短美文·目录

雷鸣的瓦	韩小蕙 (1)
在摩耶精舍读张大千	冯骥才 (4)
我迁徙的故乡	梅洁 (8)
招手	彭程 (15)
于瞬间决定我生命的方向	于丹 (18)
在史铁生追思会上	庞俭克 (20)
点点香魂清梦里	叶兆言 (24)
溥先生的杖头小手卷	董桥 (26)
太姥山志	谢冕 (29)
雨中桃花源	王剑冰 (31)
三个电话的期待	赵玫 (33)
铁匠铺	张平 (36)
怀念红狐	刘志成 (39)
叶的骨骼	筱敏 (42)
海雾飘飘	耿林莽 (44)
塞纳河你对我说	黄文山 (47)
生与死的对视	张劲 (51)
酒话	姜琍敏 (57)
开灯	张春燕 (59)

黄昏恋歌	淡 墨	(63)
路	张大威	(67)
一山佳茗	蔡飞跃	(73)
一棵树	张鲜明	(77)
信者	胡亚才(回族)	(80)
洗三朝	李清明	(88)
村里最后一栋土屋	目 之	(90)
午后的向日葵	李云迪	(93)
那一页已被剪去	杨振雪	(96)
母亲的生日	徐宜发	(101)
走森林	徐 迅	(104)
栖息在文化深处的故乡	李东华	(106)
猫	唐朝晖	(109)
飘香	杨 莹	(113)
想念一棵香椿树	陈峻峰	(117)
夏威夷的海(外一章)	王雪春	(120)
雪中品茶	蔡云川	(122)
私奔的猫咪	青 薄	(125)
片时春梦行千里	林汉筠	(127)
站直了,别趴下	胡刚毅	(131)
母亲的灶台	胡昌国	(136)
三张床	简 默	(139)
开姐和陈嫂的香云纱	陈惠琼	(144)
蓝幽幽的马兰花	高彩梅	(146)
柔情鄆西	邹龙权	(151)
相遇在车站	润下水	(154)
灵魂的忘我融合	华 静	(157)

谁能画出鸟鸣	黃恩鹏	(159)
阴元洞与阳元石	王散木	(162)
一条路、一间阁楼和两只鸟	徐 芳	(165)
老大的脚与刀手	高建新	(168)
依水之都	叶 浅	(172)
立水而居乃伊人	宋庆发	(175)
枣茶的滋味	天 疆	(177)
看看他的脸	李登建	(179)
生活在一条河流上	熊西平	(182)
守望的方向	马卡丹	(189)
敲榔船	张寄寒	(192)
半塘女儿香	惠苏丹	(196)
耕耘在小院里的记忆	史德翔	(203)
豆芽街	王方语	(206)
佳人难再得	王 晖	(209)
谁在分分秒秒为你担心	周 莹	(211)
走开是因为想要怀念	安 宁	(217)
天路背夫谣	赵良治	(220)
叶青香远(外五章)	李 敏	(227)
注定	李 民	(231)
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	阿 慧	(233)
蛙声的道路	刘学刚	(237)
隐士鸟	蒋 新	(239)
海婴走了	吴 萍	(243)
清雅丝瓜	李龙年	(246)
野豆荚的微笑	宋尚明	(248)
风中的小鸟	徐 泽	(251)

- 时间的容器 ..... 郭远辉 (254)  
七夕残月照李唐 ..... 刘海潮 (257)  
线索 ..... 朱 强 (261)  
蔓延式幸福 (外二章) ..... 任晓璐 (265)  
做个俗人 ..... 徐通福 (272)  
从纽约到北京的十三个小时 ..... 了一容 (277)  
五月的原野 ..... 远 方 (282)  
夹在两列火车之间的爱情 ..... 李 珊 (287)  
北雁长鸣 ..... 王嘉会 (291)  
另一个村庄 ..... 吴子胜 (293)  
废除鸟笼 (外一篇) ..... 熊元义 (297)  
万年龟 ..... 张书琴 (301)  
园子里 ..... 圭 裳 (305)  
柿红时节 ..... 若 荷 (310)  
谁的心被你牵绊 ..... 柳絮飞舞 (313)  
十月的阳光, 属于乡野 ..... 疏桐缺月 (316)  
一个乡村教师的幸福 ..... 范 宇 (319)  
回家的路 ..... 李和平 (322)  
难忘那片眼泪 ..... 陈德均 (326)  
我经历过的地动山摇 ..... 碧 青 (329)  
我也正上班 ..... 紫荆之挚 (334)

对恶人则坚烟柱不一烟柱不瞬而消。丁酉晋太康五年正月，大风。竟春一日，天一齐降首。至于不同取味者争强半一空虚而挺将逐人逐日处。丁酉未刻初晴类雨夹风大林果，即湿，少顷中骤起的风从东而来。

“丁酉夜半时有大雨，平断”，新柳堂晚泊与自善庄。酒共茶本市限西小城虽已断，雨歇照眼。至既丁酉日游黄陵寺，遇山中僧，皆亦宜剪明。

## 雷鸣的瓦

韩小蕙

那大概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天，在咸阳还是什么地方，我跟着陕西文友们去参观一座古寺。大家出门时候，我看见贾平凹手里托着几块灰色的瓦片，宝贝似的找报纸包起来，就像捡到了几大块金子。好奇，问？贾大师用浓重的陕西口音回答说：“是宝贝呢！这是汉瓦，秦砖汉瓦嘛。”

我忙仔细端详：普通得很，基本就是跟今天的瓦没什么两样，灰灰色，泥质，中间是逐渐凹下去的圆弧边际线。也没看出诗歌或散文里吟咏的什么“沧桑感”、“历史厚度”、“民族表情”、“存量文化增量文化”等等——瓦就是瓦，本色的瓦，盖房子用的瓦。

岁月苦短。两千多年前的瓦，到今天，仍然是瓦，仍然叫瓦，仍然是瓦的本相。就像我们华夏子孙，今天仍然是黄皮肤黑头发，仍然说汉语，仍然叫中华民族。

不同的只是，瓦，在飞快地消失！过去，我们谁不是生活在瓦的君临之下？比如家宅之上的青瓦，虽然不声不语，却天天眷顾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大院门楼上的大灰瓦，高兴地迎候着我们归来，也在管束着我们的出行。街道两旁的建筑上，时时都有大大小小的瓦眼，在关注着我们的大秘密、小秘密。再如，公园的围墙是花瓦、彩瓦、翘檐瓦、艺术瓦们粉墨登场的舞台，每天夜深人静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精彩的节目在争奇斗艳。更有少数民族的多形多状、丰富多彩、气度万千、大含细入的瓦们，开阔着我们关于瓦的视野……

尽管如此，我们却在长期中，对身边的瓦朋友、瓦爹瓦娘、瓦哥瓦姐、瓦保护神，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它们的情悟和思望一点也不

在意。因为，瓦们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到不起眼，不起眼到被人忽视，被人忽视到就像空气一样虽存在却如同不存在。直到有一天，瓦，瓦们，突然从我们的视野中减少、撤退、集体大规模消失的时候来临了，我们才猛然惊醒，拍着自己的胸膛叫道：“糟了，瓦被我们错过了！”

确凿，瓦已经被我们错过了。现在，别说城市，哪怕是最小的城市，也已是一片玻璃钢幕墙节节进犯而大获全胜的战场。即使在农村，就是在很偏僻很偏僻的山旮旯里，农村也早已被瓷砖、不锈钢、预制板所统治。瓦们呢？躺在屋角、院角、村角的尘埃里，像前朝的灰头宫女一样，落寞，心死，一任身前身后，荒草萋萋……

有识之士就出来抢救了，大声说这是民族遗产，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又说是精神支撑，传统的和现代的。还说是文化攸关的，是上层建筑同时亦是经济基础的。以及是绿色的、低碳的、环保的、国事家事的、千秋万代的……

还有人身体力行，想尽绵薄之力留住瓦。比如陕西的建筑大师余平，放下如日中天的身段，终止频获国内国际大奖的建筑设计项目，十多年间在偏乡僻壤中行走，像夸父逐日一样寻瓦、觅瓦、追索瓦、解读瓦，整日和瓦们相伴相生着……

更有人搭上大把的钱财，舍上年华和身家，期冀让瓦重新回到生活中来。比如儒商赵少君，把生命前半程赚的钱都转投到了“瓦库”上面，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建成了4个“瓦库”。“瓦库”，望文生义就是“瓦的仓库”，实地看看，是把茶放在“瓦的仓库”里面喝，或者说在“瓦的仓库”中开茶楼，让人一边品茶，一边学习从全国各地呕心沥血搜寻来，又挖空心思装饰成各种造型墙的白色、黑色、灰色、红色、黄色、绿色、大块的、小块的、长方形的、半圆形的、三角形的、矩形的、各方各地、各年各代的瓦们……

甚至，还有人为瓦召开了研讨会，唏嘘，感慨，悲伤，叹惋，追怀，疾呼，宣誓，要为留住瓦而皓首穷经，而披肝沥胆，而所向披靡，而愚公移山，而奋斗不止……

然而，尽管他们全都抱定了钢铁的信念，不把世界“瓦”起来绝不收兵；可是我，可悲的直率的我，还是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女士们先生们至爱亲朋们，瓦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今天，

已是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人类怎么可能倒退回农耕文明的岁月呢？虽然代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瓦，和进城的农民工一样淳朴憨厚，吃苦耐劳，可是不经过工业文明 + 高科技文明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怎么可能肩负起新时代文明的重任呢？

我们不可能回归瓦了，就像不可能砸烂电视机、DVD、电脑、手机、汽车、飞机、磁悬浮列车和核电站一样。现在的人类文明已经行进到 21 世纪，尽管这个文明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诸多黑洞，那我们也只能像顽韧的女娲一样，炼出五色石，去修补它，完善它，而不是毁灭它。

多少恨，人奈何？今天的瓦，只能是这样的一些符号了：

**文化记忆：**记住历史，我们曾经是这样走过来的；

**文明标尺：**标示高度，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

**传承血脉：**薪火相传，高贵和优秀的精神永在长江和黄河中奔流；

**借鉴修正：**反璞归真，反思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道和人道的规则？

**更新观念：**回归自然，照鉴我们今天的一切一切，是否在为生态和环保加分？

**激发砥励：**以瓦为镜，为了民族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对消费抱有高度的警惕，摒除贪图享受的私心，滋养最自然、最普通、最本色的仁人之心，先天下，后喜乐。

而在我的内心，我自己最心仪的，还是瓦的平民化。瓦有很多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优点，比如说它们是质朴的、踏实的；把自己隐藏在集体中的，不炫耀不声张不出风头的；最本真最本质最本色的，不虚伪不矫饰不巧言令色的。鲁枢元教授说：“大自然是神。”韩小蕙跟着说：“瓦乃自然之子。余宁愿自己是一块瓦。”

曾经屈原时代，价值观乃高庙堂而矮江湖，所以对瓦的印象很不好。屈大夫对瓦的评价亦超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而今换了人间，别的屈说也许还都差不离，唯独对瓦的贬评，应该纠正了，赶快从审丑的小木舟上撤下来，改乘审美的航天飞船吧。

于无声处，请静下心来，谛听瓦之雷鸣。

## 在摩耶精舍读张大千

冯骥才

摩耶精舍是张大千先生平生最后一个故居，拜谒摩耶精舍是我赴台间的一个心愿。这心愿缘自遥远的少年习画的时代。

那时，悬挂在我桌案对面的大镜框里就镶着大千先生一幅写意山水，是上世纪40年代父亲托人从颐和园买来的，据说当时大千先生住在那宜人的湖光山色之中，一边养性一边作画。父亲共买了两幅，都是五尺中堂大画；一幅浅绛，一幅水墨。浅绛那幅花青用得极美，蓝如青天一般清澈；水墨这幅更好，消融在水中透明的墨色好似流动着，一如梦幻。这两幅画我换着挂，过一阵子换一换，挂这幅时把那幅放在后边。“文革”时被“革命小将”们一起扔到院子里，扯烂烧掉。

画没了，可画的感受却牢牢驻在我心里。此番来看大千先生的故居是为了重温那两幅失不再来的画吗？绝不仅仅如此。我是想看到他所有画作之外却至关重要的东西，想进一步认识他，可是我能看到这种东西吗？

摩耶精舍在台北的正北面，毗邻台北故宫博物院，面朝着一条从山林深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一边是精深儒雅的人文，一边是天然的山水；大千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1978）自美国迁返台湾定居时，买下了这块土地。这天下少有的富于灵气的地方是被他看出来的，还是悟到的？此前这里可是个废弃的养鹿场啊。

大千先生是少有的活着时候就能享受到自己创造成果的画家。这样的人还有毕加索和罗丹。不像凡·高终生扛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如服苦役，死后却叫数不尽的精明人拿他的画发财。但大千先生会怎样使用他的钱

财？像个豪绅那样炫富和铺张吗？当然不是。

大千先生的故居貌不惊人。一座朴素的门楼静静地立在一条弯弯曲曲上坡的小道边，倘若门楣上不是悬挂着台静农题写的“摩耶精舍”的墨漆木匾，谁知这是一代大师的故居？从墙头上生出的鲜红又秀气的炮竹花，一束束闪闪烁烁悬垂下来，看上去只像是一个喜好野趣的人家。

摩耶精舍是大千先生为自己“创作”的作品。他把一座别出心裁的宽敞又松散的双层的楼式四合院放在这块土地的中间。前后花园，中间也有花园。前园很小，植松栽竹，引溪为池，大小锦鲤游戏其间；房子中间还有小园，立石栽花，曲廊环绕，可边走边赏。台湾多奇花异卉，外地人大多叫不上名字；至于后园与前边的园子就大不一样了。来到这里，视野与襟怀都好像突然敞开，满园绿色似与外边的山林相连。据说这后园本无外墙，由于溪谷就在跟前，每有大雨，溪水迅猛，经常涌至屋前，故而修筑一道围墙，很矮，只为防水，不叫它妨碍视线；大千先生还在园中高处搭了两座小亭，以原木为柱，棕榈叶做顶，得以坐观山色溪光晨晖暮霭林木飞鸟是也。

大千先生说：“凡我眼见，皆我所有。”

这后园一定是大千先生心灵徜徉之地。在园林的营造上，大千先生一任天然，稍加修整而已，好似他的泼墨山水。园内的地面依从天然高低，开辟小径蜿蜒其间；草木全凭野生野长，只选取少许怪木奇花栽种其中；水池则利用地上原有的石坑，凿沟渠引山泉注入其内。大千先生的母亲曾嘱咐他，不要抬头望月，大千先生便常借这水池中的月影来观月赏月，故取名影娥池。娥，乃姣好的嫦娥。

院中有一长条木椅，式样奇特，靠背球样地隆起，背靠上去很是舒服，尤其是老年人；这是大千先生四川老家独有的一种椅式。他每作画时间长，辄必背部酸疼，便来院中坐在这椅子上，一边歇背一边赏树观山，吸纳天地之气。

悉心揣摩，大千先生这后花园构思真是极妙。院外是一片自然的天地，矮矮的围墙不去截断自然，园内园外大气贯通，合为一体。那么房子里边呢？也一样融入了这天地的生气与自然的野趣。里里外外到处陈放他喜好的怪木奇石；一排挂在墙上的手杖，没一根是镶玉包金、安装龙头豹首的名牌拐杖，全是山间的老枝、古藤、长荆、修竹，根根都带

着大自然生命的情致和美感。这美与情致到了他的画上，一定就是好山水了。

大千先生的画室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大千先生的故居是在他去世（1983）后，由他的家人不动分毫地捐献出来的，现归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摩耶精舍内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家具物什完好如初，纸笔墨砚都放在老地方，好像大千先生有事暂时出门一般。

画室内最惹我注意的是，大千先生画案下有一小木凳，高约二十厘米。川人身材偏矮，大千先生每作大画便要踩上这木凳。他住进台北的摩耶精舍已七旬以上，偏偏这时期他多作泼墨泼彩的大画。画室挂着一张照片，上面大千先生双手握着巨笔，站在木凳上泼墨作画，夫人在身后扶着他的腰部。我还注意到，铺在画案的纸上有水的反光与倒影，可见他泼墨画中用水颇多。水多则墨活，也更自然，并且多意外的情景出现。应该说这幅照片泄露出大千先生那些奇妙的泼墨泼彩画的“天机”。

当然，更泄露出大千先生艺术“天机”的还是他的故居。大千先生旅居巴西时的八德园和美国的环荜庵全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叶落归根”的摩耶精舍更倾注他的心血。从中，我们不仅看出他的趣味、审美、修养和性情，还体悟他的自然观、生命观与精神至上。这里是他精神的巢和心灵的床。为建造摩耶精舍，他用了许多钱财，不少奇石是从巴西、日本与美国高价运到中国台湾的。但在这里——财富化为了美。既没有世俗的享乐和物欲的张扬，没有鄙俗的器物与色彩，也没有文化作秀，而是一任自己的性情——对大自然和艺术本身真率的崇敬与神往。这就更使我明白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画坛如日中天、其画作堪比洛阳纸贵的张大千，为什么会忽然远赴大西北那个寥无人迹的敦煌；一连两年漫长的时间里，终日在那些破败的洞窟中爬上爬下，给洞窟断代编号，还请来藏族画师协助制作颜料与画布，举着油灯去临摹幽暗的窟壁中的那些被历史忘却了的伟大的艺术遗珍。

现在，我们把敦煌的大千先生与这里的大千先生合在一起，就认识到一位大师的精神之本，也就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艺术之魂。

这里所有钟表的指针被永远固定在他离别的那一刻——1983年4月2日8时15分；他的遗体就葬在后园的梅林中；然而在摩耶精舍，无所不见他影响着我们的精神。

这便是故居的意义，艺术家往往把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形地放在其中，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

在摩耶精舍，我相信，我读明白了张大千。

## 张大千书画五十年

常新

远游香风管归，山河采桑攀熟枝，口占良，是调此局之妙在于逸而  
唐宋却如画。音既熟，音亦熟，日丽京华本是老父亲长眷属有歌  
《良容词》，甲辰诗中内平调三首要毋忘其十此，聊且一记。张大千以画  
「阿长木雕娘」最不要单景不，人字忘，是，命土个个一景即添  
着些却如斯方见朴尚，音音舞翠锦于月夜琳琅更灿烂一腔骨常富  
抒并其心神重酒醉最销愁，慰好，音自醉醉五年五首的小物是底不，天  
！缺天鸽子痴，丁亥李流山作，即邀舟游要，始由亲丈随车两万里程便常常  
游遍湖风林蔚烟波朱达平直作山青碧……丁亥暮游峨眉，丁卯岁游碧峰  
……，山颠我欲登高，益加艰卓急走，望土道，被水断平令，折土安首好来从山大顶土壤土矣矣，丁巳出个半  
张不外山，来不「今昔吾」第一，半十具，半具十景微游一，种水湖半  
去李中春碧空，绿发飞泉破中桥碧玉玲珑，良盖湖不，飞泉渺不，湖清  
与带翠古，萬样千千且飞散，更知千离恨白人氏，叶中桥碧玉，「命生丁  
，浪丁丁，浪丁丁。  
……上幅始黄五年首直一之妙，丁亥 02

同不从息者！丁亥避故于千叟！丁亥避故二领长子癸未年，半 0102

，畜猪牲一人，家赤脚，具尚裸体，来计数聚  
族，先来之姑于该，再即数意出悲重不言亦未敢个——之离其旨  
，朱童荷墨，惠光前象，余一更寒表丁白蝶头！毫光前照，独舞特一景

## 我迁徙的故乡

梅洁

前些年在故乡湖北郧县、丹江口、十堰等地采访时，已看到各级政府官员和父老乡亲们为送汉水进京而日夜奔忙着、焦灼着。他们最最焦灼的是移民！是啊，几十万移民要在三两年内迁徙完毕，谈何容易？

他们是一个个生命，是一家人，不是羊更不是一根根木头啊！

常常看到一些故乡领导和移民干部紧锁着眉，向你说这话时脸望着天，不知是对你说话还是在喃喃自语。我想，他们是把沉重的心事托付给天啦！

常常听到汉江两岸的乡亲们说：要搬快搬吧，我们都等老了，房子都等得快塌了，媳妇都等没了……望着他们近乎乞求的眼神和风雨飘摇的土屋，我总是别过脸，望着远处的山，无以回应。

半个世纪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安生过。今年调水呀，明年调水呀，一说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一纸“停建令”下来，他们不能修路、不能建厂、不能盖房！他们在等待中贻误了发展，在等待中老去了生命！在等待中40多万人已别离了故乡，沿江几千个村镇、古城都已沉没在了江底。

50年了，故乡一直走在迁徙的路上……

2010年，老家终于开始二期移民了！终于开始搬迁了！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远在京城的我，和老家人一样振奋。

背井离乡——一个原本有着深重悲怆意绪的事，对于故乡来说，竟是一种解脱般的快事！是熬白了头发要一洗沧桑的快感！是前途未卜、

翻过山就能明白的期盼！是漫长的没有结果的一个结果啊！

真的开始上路啦，我迁徙的故乡！

5月5日，我和几位中国作家在湖北郧西。

在悬鼓山，接到故乡县委书记柳长毅发来的短信：“梅老师，你在哪儿？家乡已开始移民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家乡的樱桃熟了，我们接你回家吃樱桃吧！”

看完短信心中好一阵温暖。我就想，有什么比故乡与游子的心更默契呢？

5月10日，我回到了湖北郧阳。五月的家乡，满山的樱桃坠弯了枝头。父亲母亲的坟茔旁，塔柏、香樟、紫荆、春兰长得葳蕤苍翠。跪下为苦难的父亲母亲叩头，含泪祝福亲人们从此安息。

起身环望满山的墓地坟茔，沉眠地下几十年的灵魂，也都从这座山、那座山迁到了这里。人间、地下，都在为了一江清水送北京而庄严地别离、迁徙！

金菊一见面就告诉我：“安阳已迁走两批移民了，这几天若不下雨，还会有一千人大移民！县里领导分批带队，这次有我……”县委宣传部年轻的女部长还是那样爽朗，那样快言快语，一双大眼睛扑闪着，有平静，有庄重，有责任在肩、义不容辞的坚毅。

广电局播放室，年轻的副局长陈绪平和他的同事们为我播放第一批、第二批安阳移民到达湖北团风县移民新区的片子，片子没剪辑，全是原始素材。我一气竟看了两个半小时：

满载着移民和家什的大客车、运输车，长龙般在山间公路缓缓前行；

一朵朵鲜艳的大红花挂在移民胸前；

走了千里之路后大红花又挂到了移民新区的房子里；

一排排、一栋栋含有欧式建筑元素的黄瓦白墙的移民新区，矗立在穿街而过的河渠两边；别墅般的房屋里全部装有自来水、管道煤气、设有卫生间！！

移民新区将入住874户、3782位来自安阳的移民；不入——睿开门室公

团风县人为每户移民送来了一份午餐、一袋米、一个开水瓶、一提挂面、一桶油、一筐青菜、一部电话机、一副对联、一挂鞭炮……移民进屋就能开伙；

移民新村已有粮油、蔬菜供应点，已有超市、学校、图书室、卫生医疗室……

啊，乡亲们毕竟等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移民不是泼出去的水，而是嫁出去的女，为了国家利益，移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作为娘家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让他们迁出后尽快融入当地，安居乐业。郧阳永远是移民的家，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送别仪式上，县委书记柳长毅讲着话就落下了眼泪。陈绪平说，他已经是第8次落泪了。一共要走30多批移民，谁知他还要流几次眼泪呢？

这个嘴硬、脸苦、心肠软的县委书记啊……

“移民工作无小事，移民利益大于天！”县长胡玖明操着武汉话到处讲。

第一批移民是柳长毅总带队，快要出发时，胡玖明从车窗伸进一只手，拍着心肠软、眼窝浅的柳长毅的肩说：“柳书记你可莫哭！现在移民感情脆弱得很，你一哭大家就都哭起来了！”柳长毅双眼通红没作声，他在忍。

常务副县长邵际军把办公室搬到了柳陂移民村，他天天挨家挨户地走访、做工作，移民们脸难看、话难听、门难进。是呀，柳陂人已是第三次迁徙了！几十年、几代人在荒沙滩上创造了一片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现在又要全部沉没了，柳陂的牺牲有多大？邵际军同情他们，他贴着心窝和移民说话。长时间的说话，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

县移民局局长邓兴忠来了，长年在乡村移民中走呀走呀，他显得格外清瘦而黝黑。人们告诉我他的手机上存了1000多个移民的电话号码，他每天与移民通话的次数多达120次。

.....

啊，乡亲们毕竟等来了一班有全新执政理念的父母官呀！

县移民指挥部，设在移民局很旧的小院里。副总指挥长周吉礼的办公室开着，人不在。